



剧院一团团长重任，更要带领年轻的越剧人一起，走“出人出戏”的正路，她还拍摄了《西厢记》《玉卿嫂》两部精彩的越剧电影，还要为越剧“袁派”艺术的传承发扬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……

在这条艺术道路上，方亚芬初心不改，砥砺前行，肩负起对剧种未来发展的责任。

缘定越剧，严师高徒

方亚芬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普通家庭，作为七姐妹中的老幺，她幼年备受父母宠爱，内心有着挥之不去的“公主”情结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“公主心”的女人，日后却成了观众和同事心目中不折不扣的“女王”。

从小喜爱文艺的她，唱歌、跳舞非常拿手，中学毕业后，因为有一副好嗓子，方亚芬被推荐到镇海越剧团。浙江是越剧的发源地，在镇海越剧团，方亚芬每天5点起床练功，唱、念、做、打，进步神速。很快，她便迎来自己越剧生涯中第一部大戏《柳毅传书》，方亚芬在里面饰演龙女三娘，恰恰是这部处女作，为她带来意想不到的师生情缘。1983年，镇海越剧团带着这部戏到上海大东戏院演出。那天，与袁雪芬同为“越剧十姐妹”的徐天红在观众席上看戏。方亚芬出场的时候，徐天红只觉得眼前一亮。这个年纪轻轻的演员，扮相俏丽俊美，声音清丽嘹亮，台步端庄稳重。最后一场送别戏，只见方亚芬袖子一甩，一个漂亮的转身。徐天红几乎要喊出声来：“哎呀，怎么那么像

戏曲这条道路是清苦而寂寞的，很多人改行退出了戏曲舞台，然而，方亚芬却毅然接过衣钵，成为“袁派”艺术的非遗传承人。

袁雪芬年轻时候的样子！”兴奋之余，徐天红回去就跟袁雪芬说起这个好苗子：“雪芬，她的背影真像你年轻时候呀！你快来看看，这个花旦要好好培养。”就这样，师生之间有了第一次照面，方亚芬被袁雪芬记在了心头。后来，恩师把爱徒带到上海，领她走上一条更为宽阔的道路。

1984年的夏天，酷暑炎炎，方亚芬考上了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，主攻花旦。方亚芬无数次在恩师袁雪芬那里听到——“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真真唱戏”，这成了她一生从艺为人的座右铭。

袁雪芬和方亚芬的师徒情分，整整持续了近30年。众所周知，袁雪芬是新越剧的创始者与践行者，一生为越剧鞠躬尽瘁。与老师相伴的几十年，方亚芬从演戏到做人，无不深受恩师的影响。

上海淮海中路1273弄，有一处老宅。红色筒瓦，螺旋形柱的花园洋房。袁雪芬生前曾在那里住了50年，师徒二人的莺语俏音常在老房子里盘旋。

回想起来，袁老师是严厉的，从来没有夸过方亚芬唱得好，对于方亚芬的进步与成绩，她仿佛“视而不见，漠不关心”，眼睛里总在看她的不足与缺点，后来，方亚芬才明白，通过这种“严师型”的教育方法，袁老师是想让她知道，艺无止境，学无止境，只有不断求索创新才能取得进步，拥有更广阔的未来。

获得了两度戏剧“白玉兰”奖，又当仁不让地成为“梅花奖”榜首，许多人会在袁雪芬面前夸赞“方亚芬这个学生有出息”，每每听见这样的表扬，袁老师总是不动声色地

强调：“方亚芬是上海越剧院培养的，不是我袁雪芬个人的。”甚至袁雪芬对外说她是从来都不收学生的。她不希望方亚芬局限于“袁派”的艺术天地，而是博采众长，自成一家。因此，袁老师鼓励方亚芬去学习昆曲、京剧、话剧……向姐妹剧种吸取养料，也支持方亚芬去学习其他流派，拓宽戏路和演技。

袁雪芬永远难以忘怀的是越剧的未来，在她辞世前的一段时间，师徒两人照旧坐在阳台上的藤椅上，聊了很多很多。除了对爱徒的眷念、不舍，最让方亚芬难忘的，是恩师一句掷地有声的话：“如果再让我年轻几十年，哪怕十年，我还要做越剧改革，要永远守护着越剧！”每每回忆起恩师的这句话，方亚芬依旧会热泪盈眶，情难自抑。

戏曲这条道路是清苦而寂寞的，很多人改行退出了戏曲舞台，然而，方亚芬却毅然接过衣钵，成为“袁派”艺术的非遗传承人。

改革创新，自成一家

从艺多年，方亚芬演绎了多部越剧的传统经典作品，扎实继承了流派艺术的精髓，成为当之无愧的“袁派”花旦第一人。但她并不止步于此。她始终牢记恩师袁雪芬的话，学流派而不要局限于流派，越剧发展的灵魂在于改革和创新。

在当今越坛，有一个不成文的判断标准：谁将老师的声音模仿得像，谁就唱得好。这就造成了每个流派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演唱声音。而方亚芬却打破了这一常规。她往往是根据人物的不同、剧情的需要来